

林新惠：我們早已進入賽伯格狀態

林新惠的小說，時常隱去時空背景，主角甚至無姓無名，像極了服飾店的模特兒，以空白臉孔盛裝讀者的投射。她慣以冷靜、收斂的文字，模糊人與非人之間曖昧的界線，從《瑕疵人型》到《零觸碰親密》，在看似預言或寓言的敘事中，逐步建構出屬於她的賽伯格美學。

撰文／邱璟綾 攝影／林宜賢 圖片／林新惠、聯經出版提供

平實的語調、簡潔的敘述，偶爾在言談間夾雜思考的頓點，科幻作家林新惠說起話來，一如她筆下那狀似冷靜的世界。好比談及自己非科班出身，好不容易考上音樂系，卻在畢業前全盤放棄，甚至轉投文學懷抱。

在看似互不相及的領域穿梭，她的敘述少見感性拉扯，更多的是近乎科學的自我觀察與抽離。她曾自評「放棄，可以被視為一種成就。」前後似乎矛盾的話語，再堆疊上她的人生軌跡卻顯得異常清晰。

拐了個彎 從音樂到文學

林新惠自小的生長環境離圖書館僅有幾步之遙，「我喜歡《福爾摩斯》，也看阿嘉莎·克莉絲蒂的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。」館藏看不過癮，每逢週末，父母甚至將她安置在大型連鎖書局，從此《白鯨記》等世界名著陪她長大，成為幼時精神食糧。

即便如此，她大學念音樂系、主修單簧管，每每在演奏當下，未曾想過有一天成為作家。林新惠回憶，大三一場音樂演出結束後，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和音樂不那麼合拍，也是那一年，她將雙手覆上鍵盤，嘗試寫點什麼。

大學畢業前，林新惠以短篇小說《行李箱》拿下東吳大學雙溪文學獎首獎，接著錄取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（以下簡稱台文所），她收起單簧管，俐落地穿過一道旋轉門，從此踏上文學路途。

寫作從來不是浪漫的事

對林新惠而言，寫作從來不是浪漫的事，「剛開始我想著怎麼可能寫得出來？就像你不曾讀了普魯斯特的書，就和他一樣寫出《追憶似水年華》。」她輕輕地笑說，直到讀了黃麗群《海邊的房間》，才發現小說是那樣有趣，彷彿以隻字片語便可折射出萬千宇宙。

於是她以音樂理論中的樂曲分析，拆解藏在字裡行間的「動機」。她以貝多芬《命運交響曲》最著名的開頭為例，猶如「命運敲門聲」的四音動機，是貫穿整首交響曲的靈魂，「它是隱而不顯的細節，會在裡面重複出現，但是每次出現都堆疊出不同意義。」

回顧林新惠前期作品，不難發現諸如「動機」或「迴圈」等，從音樂走向文學的痕跡。短篇小說《安妮》講述喪母獨居的男子與充氣娃娃的故事，若循著她的邏輯，卸除最枝微末節的敘述後，會發現「二十六歲」成為貫穿全篇的動機；而故事最後，安妮化成一攤溫熱的膠液，但比起恐懼，更讓人絕望的是林新惠為主角打造的孤寂迴圈——他去訂了另一個安妮。

Cyberg.



1 2

1. 2020 年林新惠出版首部短篇小說集《瑕疵人型》，收錄 17 篇融合賽伯格氛圍、帶著冷調與灰暗感的作品。
2. 林新惠透過創作，探詢人性與科幻的邊界。



那些異色奇想，最早可回推至研究所時的文學訓練。就讀台文所期間，林新惠受到美國哲學家哈洛威《賽伯格宣言》啟發，她以此為碩士論文的主題，一頭埋入臺灣當代的賽伯格文學研究。「我們對賽伯格的想像，不外乎人機合體或生化人，但〈賽伯格宣言〉聚焦的不是科技如何改變世界，而是『當下』。換言之，這篇論文討論的是『我們早已是賽伯格』這件事情。」林新惠說。

她以手指輕敲手機，笑說：「我們把記憶外包給手機、把心跳和血壓交給手錶，即使看似還沒走到那麼科幻的年代，但早已無法將生命與機器精準切割。」於是，她以賽伯格閱讀，分析看起來「很不科幻」的小說，同時透過創作探詢人性與科幻的邊界。

又如寫於 2019 年的《一具》，她將美國哲學家朱迪斯·巴特勒在《性別麻煩：女性主義與認同的顛覆》探討的性別扮演理論，轉化為似電玩積分的小說語言，主角與虛擬妻子相處，必須不停對看不見的系統宣示：「我是個好丈夫、好先生、好爸爸。」才能獲得社會階級與資源。

從研究到創作，這些年，林新惠一路走過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風景。2020 年，她出版首部短篇小說集《瑕疵人型》，收錄 17 篇融合賽伯格氛圍、帶著冷調與灰暗感的作品，一舉囊括當年度臺灣文學金典獎與蓓蕾獎，成為文壇矚目的新星。又過了許久，她在家中翻閱童年的筆下絮語，才恍然憶起兒時曾有個夢想，便是成為作家。

挑戰人與非人的模糊界線

2019 年底，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席捲全球，在世界級的隔離實驗中，無聲城市、空曠街道與虛擬教室成為日常。眼看人們以健康、防疫之名，讓數位足跡甚至各種生物監控大舉介入生活，林新惠腦中有了《零觸碰親密》的雛型。

若說《瑕疵人型》是累積的成果，第二本小說更像計畫生產，林新惠延續前作的母題，試圖探問「看似有血有肉的人類，如何無限趨近於受制程式驅動的機器？」

然而，書中包含人與非人的交織、象徵親密的同步率，與後人類時代的身體想像，都不是以短篇結構思考即可概括的議題，「我不快樂，但寫作者就是很『M』，即使很痛苦還是願意進入狀態，讓痛苦與快樂並行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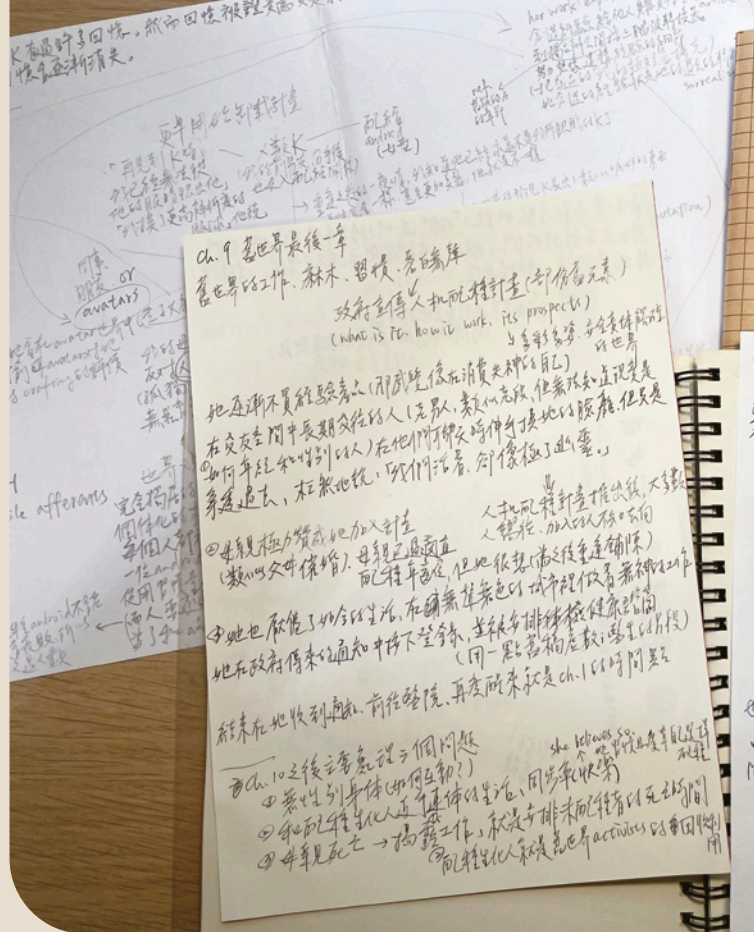
寫作以外的時間，她大量閱讀科普書籍，例如麗莎·費德曼·巴瑞特《情緒跟你以為的不一樣》，當大家以為情緒皆發自內心時，作者以科學證實情緒是大腦建構的文化類別；又如艾德·楊《五感之外的世界》告訴讀者，人類感官有其侷限，而世界從來不是單一樣貌，「有多少物種就有多少世界，這本書讓我思考，若我們不是人類，將如何感受這個世界？」



她做了許多努力，「但完全沒有那種『浮』在天上的感覺」。林新惠坦言，2023 年出版的《零觸碰親密》，最初以「人機配種計畫」為題申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，但寫作途中歷經幾度大幅修改，甚至將 8 萬字書稿砍掉重練。

直到 2022 年，她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擔任訪問學人，在這座廣袤而疏離的城市裡獨居，可以一連數天不見他人，甚至一、兩週不曾開口說過一句話。長時間「零觸碰」狀態，使她感受到無以名狀的寂寞與身心疏離，最後肉身只能與機器緊密相依。

近乎與世隔絕的日子，雖然有虛擬世界為伴，但仍有部分感覺像是一具被丟在荒野的個體，她切身體會到「人」被剝奪觸覺後，具體作用在神經元上的孤獨感，如同走入筆下世界，感受以 AI 施行「零觸碰」的過程，人類在肉身與心靈所面對的絕對孤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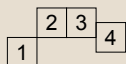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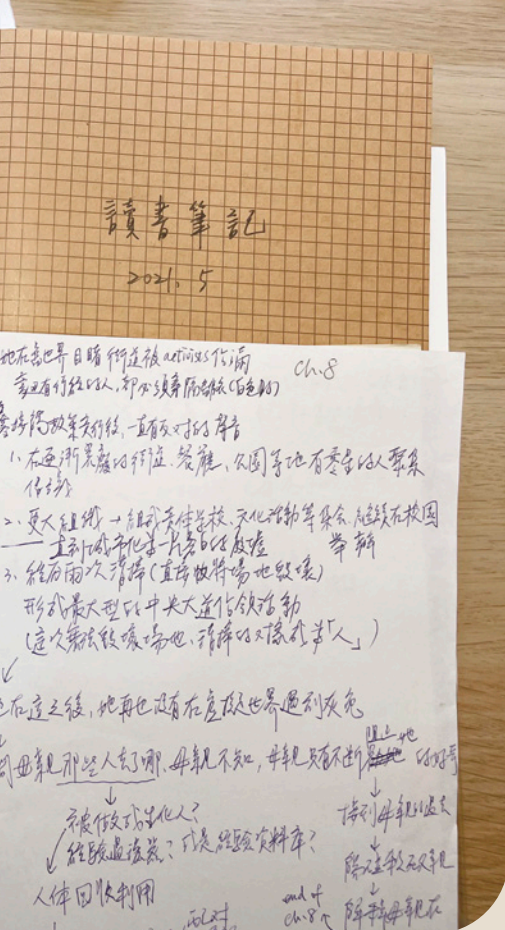
曖昧人機關係 是寓言還是預言？

如今智慧型手機早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，AI 應用也在當代快速發展，昔日曾被視為「外星人」般新奇的 ChatGPT，已神不知鬼不覺滲入日常，成為生活助理甚至雲端情人般的存在。

林新惠不只以創作探討人機關係，她也在 2023 年參與真人與 ChatGPT 合作的互動小說計畫創作《寫給 AiIlen 的情書》，透過人與非人的語言交流，嘗試找尋 AI 寫作與理解情感的極限。

《寫給 AiIlen 的情書》邀請 4 位真人作家各自設定 4 個角色，並為 AI 角色「AiIlen」撰寫情書，林新惠則擔任藏鏡人，負責在幕後「調教」ChatGPT，為它形塑角色風格與情感，並持續透過與作家們的情書往返，讓 AiIlen 從中選擇一位作為自己的戀人。





1. 2025 台北國際書展數位主題館「命運交織的旅店」，邀請 8 位臺灣作家與 AI 協作，林新惠於其中擔任 AI 訓練師，與 AI 互動創作，最後產出一篇篇不存在的小說。攝影／YJ
2. 林新惠過往創作的手稿。
- 3-4. 林新惠在 2023 年參與真人與 ChatGPT 合作的互動小說計畫創作《寫給 Aillen 的情書》，2025 年參與「命運交織的旅店」，透過人與非人的語言交流，嘗試找尋 AI 寫作與理解情感的極限。攝影／YJ



這場文學實驗為林新惠帶來與機器親密接觸的體驗，同時映照出當代寫作者對於 AI 來襲的焦慮。「AI 剛推出時，大家都很緊張，覺得作家要失業了。」但她認為，AI 固然能模仿寫作，卻未必達到人類對文學的期待，「因為人類的情感建立在身體之上，而 AI 的極限，其實就是人類的極限。」

她看見 AI 的長處與侷限，也回過頭思考何謂創作？何謂文學？人類還有哪些無可取代的？又有哪些領域，是 AI 永遠無法觸及？或許正是那些曖昧未解的部分，構成文學最迷人的本質，而非大數據或演算法的答案。

當 AI 滲透日常，知識取得與流通都變得快速瑣碎，此時「閱讀」仍是林新惠尋求解答的方法。「很多作家喜歡逛書店，但我更喜歡逛圖書館。」她笑說，近年圖書館以機器導入讀者服務，例如電子書、自助還書、借書機，甚至能以手機預約書籍，讓閱讀與生活更親近。

即便如此，她仍喜歡親自走一趟圖書館，在人類得以理解的陳列邏輯間徘徊，以看似老派的紙本閱讀，享受遊走書架的浪漫。當我們把記憶外包手機、各種身體健康數據供予機器，「這其實是非常親密的人機狀態。」一如她筆下曖昧難分的人機關係，究竟是預言還是寓言？林新惠以微笑代替解答，「我們早已處在賽伯格的狀態。」